

清明·特别策划

编者按

有一种感情穿越时空,有一种思念历久弥深,有一种精神生生不息。清明节来临之际,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向英烈致敬。

致敬英烈,是缅怀,更是唤醒。翻开厚重的红色历史,每一座烈士墓碑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穿越时空,英烈们立起一个个精神路标,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

在全国各地,人们缅怀英烈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人奔赴在为烈士寻亲的路上,有人默默守护在烈士墓旁,有人把散落星光聚成精神火炬,有人把暖流注入烈属心房……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尊崇英烈的生动注脚,都是铭记历史的清晰回声。

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气清景明,慎终追远,让我们把对烈士的思念融入春雨,洒向大地,化为生长的力量。

关键词 寻亲

“为烈士寻亲,也是为自己寻根”

■严明亮

江苏省扬州市三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矗立着一块“解放三江营烈士纪念碑”。这座高仅1.6米、宽不足0.8米的纪念碑上,镌刻着1949年在三江营战斗中牺牲的67位烈士的姓名。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60师179团为纪念牺牲的战友,立下这块石碑,但没有留下有关烈士籍贯、生平的记录。

59岁的扬州市退役军人顾建春从小听着解放三江营的英雄故事长大。对他来说,这块纪念碑重千钧。

“站在纪念碑前,我心中常常有自责。”顾建春说,“这些英雄为解放我的家乡牺牲,我们如果不能帮他们找到亲人,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时光荏苒,人海茫茫,烈士亲人何处寻?为更广泛收集线索,2021年3月,身为扬州市江都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的顾建春联合三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发起“为三江营烈士寻亲”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当年参加三江营战斗的179团1营3连指导员吴非远,在烈士名单中认出了黄章水的名字,“他是连队卫生员,浙江诸暨人,在抢救伤员时中弹牺牲。”

顺着这条线索,扬州和诸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社会爱心人士接力“寻亲”,很快就找到了黄章水烈士的亲人。

来到浙江诸暨,站在黄章水烈士家人所立的衣冠冢前,顾建春敬了一个军礼。凝望墓碑上“躯捐战地 魂归故乡”8个大字,他感慨万千:“烈士亲人望眼欲穿,我必须快马加鞭。”

“‘三加营’写错了,应该是‘三江营’……”在67位烈士名单中,家住安徽郎溪的王义平发现了叔叔王忠荣的名字。他恍然大悟,家中珍藏的烈士证明书上,叔叔的牺牲地点很可能有

误。当时已是深夜,王义平仍然拨通了顾建春的电话。

次日清晨,顾建春登上长途汽车,途中两次换乘,风尘仆仆赶往郎溪走访核实。在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涛城镇政府,顾建春仔细核对资料,走访专家,终于找到准确答案:“烈士证明书上的‘三加营’是根据王忠荣的老战友郑荒年口述记录的,郑荒年不识字,加之郎溪方言‘加’与‘江’发音相近,让烈士寻亲耽搁了72年。”

与顾建春共同前往王家墓地时,62岁的王义平声泪俱下:“郎溪有正月十五给亡故亲人送灯的习俗,我找不到叔叔的牺牲地,每年只能将叔叔的红灯笼送到爷爷奶奶和父母的墓前。感谢你帮我们找到家人。从此,我能给叔叔送灯了!”

随着寻亲活动的深入开展,全国各地的许多烈属向顾建春发来寻亲请求。不论是否为三江营烈士,顾建春都积极查阅相关材料,帮助寻找。“每一次为烈士寻亲的背后,都饱含着一个家族几代人的企盼。只要我努力帮助寻找,对烈属来说就是一种安慰。”顾建春说。

1年来,顾建春先后辗转浙江、安徽、山东等地,除了为8位三江营烈士找到亲人外,还与其他4位烈士找到亲人。3月27日,顾建春再次来到三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带来“已找到刘洪喜烈士侄子”的好消息。

明年,顾建春即将退休。本想好好休息的他,如今有了新打算:把为烈士寻亲这件事坚持下去。

“我穿过绿军装,戴过红领章,烈士就是我的先辈。”面对采访,这名已退役35年的老兵动情地说,“为烈士寻亲,也是为自己寻根。把这件事做好,才对得起英雄的流血牺牲,才不愧为一名合格的老兵。”

图①: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烈士陵园守陵人张曰平擦拭烈士墓碑。

薛洪刚摄

图②: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开展烈士纪念活动。兰迎新摄

图③: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退役军人志愿者看望烈士母亲。孙燕摄

图④:3月31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冒雨协助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散葬的9名烈士棺柩集中安葬至陈家坡革命烈士陵园。

余宝三摄

制图:扈硕

春雨润清明
长忆英雄魂

烈属在江苏省扬州市三江营革命烈士纪念馆缅怀亲人。

郁兴摄

关键词 迁葬

“把散落星光,集聚成精神火炬”

■吕高排

缓缓走进官坂烈士陵园,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邱晓明心绪起伏。清明时节的烈士陵园中,白色菊花伴着蒙蒙烟雨,寄托着人们对英烈的哀思。

“连江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仅在册革命烈士就有848名。”邱晓明介绍,“到2021年初,连江仍有80余座零散烈士墓未集中管理,部分墓地存在碑文难以辨认、周边杂草丛生等问题,亟待解决。”

2021年4月,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启动烈士纪念设施整改提升专项行动。连江县成立由县、乡、村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专班,全面摸排散葬烈士情况。

“迁葬后,外人能像我们保护得这么好吗?”2021年8月,连江县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了解到3户烈属有动迁烈士墓地的想法,但心中有所顾虑,便联合县人民检察院一同前往烈属家中做工作。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我们一定竭尽所能,维护烈士尊严……”经过反复沟通,烈属疑虑渐消。如今,

看到整洁肃穆的陵园,烈属们心中很欣慰。

官坂烈士陵园中,81岁的陈振伙正在祭奠他的父亲——烈士陈依妹。1933年11月,陈依妹在攻打罗源县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多年来,陈振伙一直寻找父亲的墓地,始终没有结果。

前几年,连江县有关部门通过片区负责、逐一排查的方式,在一片不起眼的山坳里找到了陈依妹的遗骸,安葬在官坂烈士陵园。随着零散烈士墓迁葬工作的持续开展,2021年,陆续又有35名烈士迁葬到这里,陵园规模越来越大。

2021年以来,连江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按照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规定,在官坂烈士陵园落实了“一个醒目标示、一份事迹简介、一座规范墓碑、一个保护边界、一份管理制度、一条通行道路”的“六个一”管护标准。“我们刚刚种下了杜鹃花。以后,烈士们可以在青山绿水间伴着鲜花入眠。”陵园管理员林仕燕说。

“刚开始负责这项工作时,觉得很光荣。现在更多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邱晓明感慨,许多零散烈士墓分布在山坳里、密林间,工作人员常常需要爬坡过坎,十分辛苦。“把散落星光,集聚成精神火炬,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再苦再累,也必须抓紧去做。”邱晓明说。

关键词 守护

“父亲让我接班,我也让儿子接班”

■薛洪刚 田桂庆 鹿士宏

“同学们,最好的纪念是传承,要让烈士在人们心中永远活下去……”3月28日,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琉璃寺烈士陵园,守陵人张曰平为前来扫墓的小学生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2012年,张曰平接替父亲张洪珠,成为琉璃寺烈士陵园第二代守陵人。他守护的,是安葬在这里的48位抗日烈士。

1939年3月5日,中共鲁西区委机关随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转移途中,在高唐县琉璃寺镇与日军遭遇,48名官兵为国捐躯。战斗结束后,这些烈士被分别葬在附近的许楼、徐庙、琉璃寺、吴营、大吕庄、大桑庄等处,1946年集中迁葬至位于琉璃寺镇徐庙村的烈士陵园。由于缺乏专人管理,陵园内的纪念设施一度破损严重。

“父亲生前常说,烈士为国捐躯,不能没有人守护。”张曰平说。张洪珠曾有8年的军旅经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出生入死,让他对烈士充满敬意。“转业回乡后看到烈士陵园

没有专人守护,父亲放弃柴油机厂的工作,来这里为烈士守陵,一守就是55年。”

在张曰平的记忆里,张洪珠总是在陵园里忙个不停,除草、修路、搭建围墙、种树苗……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基本都搭在了陵园修整上,他自己则常年栖身在陵园内仅有的一间小屋里。1990年12月,当地政府对陵园进行修整,张洪珠的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要接好班,为烈士守好墓。”张曰平说,父亲去世后不久,他便和妻子住进陵园,日夜守护。每年除夕,按当地风俗,夫妻俩都将烈士“请回家”过年,在陵园纪念堂内摆满一桌饭菜,把出锅的第一碗热腾腾的水饺敬上。平时,有参观者来访,张曰平还担任义务讲解员,把英烈事迹讲给更多人听。

如今,年逾古稀的张曰平最大的心愿,就是子孙后代能一直把烈士陵园守护好。“父亲让我接班,我也让儿子接班。”凝视陵园内一座座墓碑,张曰平的目光十分坚定。

关键词 关爱

“一声‘爹娘’,也是最好的尊崇”

■贾芳 刘琳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

的慰问活动。

前不久,宜春市宜丰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张婷一行,来到宜丰县金福小区,看望罗贤早烈士的父母。1979年,罗贤早在边境作战中牺牲,时年22岁。

“如果不是你们记挂着,我们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把张婷迎入家中,罗贤早的父亲罗若来十分激动,“要是贤早还在,也会替我们高兴。”

在此前的一次走访慰问中,张婷了解到罗贤早烈士父母租住的房屋年久失修,第一时间协调宜丰县房地产管理局帮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得知当时宜丰县没有空余公租房,两位老人不是低保户不能申请廉租房后,张婷心急如焚。“不能让烈士流血,亲人流泪。”反复

协调后,宜丰县房地产管理局特事特办,以公租房的申领标准,为罗若来夫妇协调了一处廉租房,按低于廉租房的标准收取租金。

宜春市“替烈士回家看爹娘”活动开展3年来,越来越多的“儿女”把组织的“活动”变成自发的“行动”。3月中旬,高安市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志愿者付勇军第一时间想到88岁的烈属薛秋菊,“‘老娘’上了年纪,采购物品不方便,我家也在购买防疫物资,就顺便给她送来一些。”

“其实,许多烈属并不在乎我们送来了什么。经常去看看他们,他们就很高兴。”宜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胡晓辉表示,“一声‘爹娘’,也是最好的尊崇。”

